

大象长颈鹿，男厕女厕？

知 言

周末，与一位外地朋友微信聊天，听他吐槽了一件近期发生的事。初听时哭笑不得，细品又觉得并非儿戏。

事情是这样的——前不久，朋友陪家人到当地一家新营业的饭店吃饭。席间，6岁的儿子独自去上厕所，许久未归。朋友去找，又过了半晌，两人才回来。大家询问缘由，朋友的回答让一桌人哄堂大笑：厕所标志太新潮，父子俩研究半天也没弄明白。

有好事的人去观瞧，发现果然不假——厕所一共两间，一边画着大象，一边画着长颈鹿，再无其他注解。

朋友的遭遇虽然令人发笑，但细想之后就会发现，在我们身边，类似的事情其实不少。

如今，无论是饭店还是酒吧，消费场所对设计的追求愈加强烈。独特的店面设计确实有助于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，进而提升效益，但若只为独特，而过分将其简略、抽象化，以致让人难以辨识，反而会造成其反。

厕所标志就是一个例子。“大象”和“长颈鹿”如何区分？网上的解释是，大象魁梧雄

壮，代表男性；长颈鹿纤细修长，代表女性。如此解释倒也说得过去，可又有多少人能在第一时间想到这层含义呢？再退一步讲，年轻人尚能上网找答案，那老人、孩子又该如何呢？

在词典里，标志一词的注解是，以单纯、显著、易识别的物象、图形或文字符号为直观语言，用来表明某一事物，并给观者留下印象。

如此看来，如果只为追求所谓的设计感，而牺牲掉标志最重要的属性，无异于本末倒置。

还以厕所标志为例。店家在追求设计的同时，用文字加以注释，是否就能免于此类闹事的发生？

“白乐天每作诗，问曰解否？姬曰解，则录之；不解，则易之。”唐代诗人白居易，作诗以老妇能懂为标准，直到如今，他的诗作仍受人追捧。

可见，通俗易懂与设计感并不冲突，只是需要设计者与经营者多一些用心和体贴。



八旬老人有颗不老雷锋心

本报记者 康 宁

本报通讯员 赵华堂 摄影报道



董锡富(左一)参加志愿服务活动

一大早，81岁的董锡富便从新华区铁路新村小区走出来。她摸了摸身上的志愿服，笑容满面。她是沧州市义工协会的志愿者，做公益已经6年了。

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，她却格外忙碌。在她心中，帮助他人是一种快乐，只要穿上红色志愿服，立刻感觉自己充满热情和动力。可起初，董锡富连义工是什么都不清楚。

6年前，董锡富到朋友家串门，身为志愿者的朋友正准备去参加志愿服务。董锡富一听是做好事，好奇地跟了过去。

这次志愿服务是去老年公寓。到了目的地，董锡富并没闲着。给瘫痪老人洗脚、洗头、剪指甲、清扫垃圾……老年公寓的不少老人比董锡富年纪还小，他们心里过意不去，拉着董锡富的手，不让她忙活。“我身体好，照顾你们，我高兴！”说着，董锡富又和志愿者们一起忙活。

老年公寓里的老人们，纷纷向董锡富竖起大拇指：“谢谢你们啦！”“这么大岁数，还来照顾我们！”……听着大家的称赞，董锡富心里甭提多高兴了：“那天回到家，我比平时多吃了两个包子，心里特别舒坦！”

从那以后，董锡富加入了公益组织。每次义工协会有活动，她都积极参加，风雨无阻。

有一次，义工协会组织志愿者到沧县皂坡村做活动。由于没赶上公交车，董锡富抵达集合地时，大部队已经出发。她没有就此返回，而是沿路拦了一辆班车继续追赶。班车并不直达目的地，董锡富下车时，离皂坡村还有3.5公里。可眼下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几乎看不见往来车

辆，董锡富就步行前往，走了整整一个小时才到达村子。

一见她来，村里的老人立刻兴奋起来：“老姐姐，可把你盼来了……”一位老人热情地握住董锡富的手。董锡富马上来了精神，与老人们一起唱歌、扭秧歌。董锡富有一副热心肠，不管谁有了难处都会帮一把。

两年后，在小区附近，董锡富总能看到一个脏得不成样子的流浪汉。她给流浪汉洗脸、剪头发、刮胡子，还送去一件军大衣。收拾好后，流浪汉突然站起来，向董锡富鞠了一躬。“他虽然不会说话，但心里明白着呢！”董锡富说。

此后的每一天，董锡富都会给流浪汉送去饭菜。直到流浪汉被收容所接走，她才安心下来。

令董锡富没想到的是，她为流浪汉理发的过程，被路人传到了网上。几乎一夜之间，小视频就流传开来，感动了很多。董锡富远在北京的女儿，也看到了这段视频，这才知道母亲一直在做公益。

如今，董锡富俨然成了义工协会里的明星。每次活动都有很多年轻志愿者和她拍照留念，他们希望自己能到这个年龄时还能从事公益活动。

与年轻人一起从事公益活动，董锡富感觉自己也年轻了，乐在其中。在她心里，给别人带去温暖的同时，自己的双手也会留有余香。



千锤万凿始见匠心

本报记者 张智超

本报通讯员 杨进涛 摄影报道

赵强站在工作台前，举着一件手工篆刻铜造像，端详了半天，说：“做工不错，但少了些精气神。”

这是赵强家传的手艺。48岁的他，研究这门手艺已经30多年，是这一手艺的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

此时，在他手上的这个不足20厘米高的摆件，表面布满数10万计的鏖点与纹路，仿的就是他多年前的一个作品，仿制者是他儿子。

铜板的精气神

肃宁县师素镇北答村，赵强和父亲赵国建成立的华艺工艺美术公司就在这里。30多年里，一件又一件手工篆刻铜造像，伴随着叮叮当当的敲打声，从这里去到世界各地。

在赵强心里，篆刻不只是一门手艺，更像血液一样，存在于家族的骨子里。

赵强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人提起过：清朝时，祖上就凭这门手艺在京城立足，养活了几代人。

这说法虽然无处可考，但手艺的精细程度，足以撑起匠人的底气——

立体多变的造像由多块厚度1至3毫米不等的铜板制成，画图、打胚、制模、塑型、焊接、篆刻、打磨、抛光……每件手工篆刻铜造像的诞生，都少不了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次的捶打、雕鏖。

枯燥、精密，是这门手艺的代名词，但这仍不是最难掌握的地方。

赵强10多岁随父亲学艺，被批得最多的，就是“没有精气神”。

“铜板能有什么精气神？”那时的赵强，能察觉到与父亲在手艺上的差距，可对玄而又玄的“精气神”，却一筹莫展。

这的确是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难题。一个动作、一个眼神，甚至一缕毛发，都可能成为答案。

多学多看、向老祖宗借魂，是赵强仅有的办法。

可是，手工篆刻铜造像因其工艺之复杂、造型之精美，一度与寻常百姓无缘。所以，即便是几代人以此为业的赵家，百余年来，也没留下一件老物件。直到后来，赵强找到一本介绍古代篆刻工艺的书籍，才将以前看不到的东西变成了第一手资料，这让他大开眼界，如获至宝。

赵强还从老祖宗身上学到了另一个诀窍：一切都在台案之外，在躬身的农人、墙角的老汉、蜷缩的猫狗身上……“用心观察生活、捕捉细节，将这些收获融入作品，铜板才算有了精气神。”在赵强心里，自己接过的不



在赵强心里，篆刻不只是一门手艺，更像血液一样，存在于骨子里。

“耐住寂寞很难”

有位外贸商以5万元的价格向他买了一件作品，“这在当时几乎已是天价。”更让他想象不到的是，作品运到国外，竟很快就以18万元成交。

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此时在国内，同样的作品却少有人问津。

老手艺墙内开花墙外香，赵强不知该高兴还是难过。

就在赵强辗转反侧之际，大量竞争者跟风涌入。“他们大多打着传统工艺的旗号，做的却是机器活儿。”更让赵强不齿的是，“机器活儿很难有收藏价值，但效率却远超手工。就拿最简单的抛光来说，艺人要打磨一两天，可换成机器，几秒钟能造出一大批。”

对企业而言，时间就是金钱；可对匠人来说，快速并不是最终目的。

制作手工篆刻铜造像，光是用途不一、大小各异的鏖子就需要上百种。赵强常用的鏖子中，有很多是祖上传下来的。因为市面上很难找到称手工具，匠人们常要根据所需花型，打制相应的鏖子。

“这也是手工制品最具魅力的地方。不同的鏖子、不同的手法，会形成形态各异的锤击纹，这是鉴别手工制品与机械制品最直观的方法，也让作品有了生命、成了孤品。”在赵强看来，一次次锤击与篆刻下，匠人们将铜板变为“唯一”，这是对手艺的敬畏，也是机器无法企及的高度。



仅仅是一门技术，更是门艺术。

铜板的命运

一件手工篆刻铜造像，从设计到完成，每天不停锤鏖七八个小时，造型简单的，也得十天半月才能完成；精细些的，三五月也是有的。“做出一件精品，靠的是技艺，更是一份耐心。”

改革开放后，赵强和父亲成立了公司，重新经营起这份家传手艺。

让父子俩始料未及的是，最先火起来的竟是海外市场。其中麒麟、十二生肖、童子骑牛等富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作品，尤其受欢迎。

赵强记得清楚，大概20多年前，

弃。一次说不通，就两次；两次谈不拢，就三次……她们把自己的想法和付出的努力，一一说与父母，最终得到了认可。

辞职！开干！

学习、选址、装修、找货源……两个人热火朝天地忙碌起来，满心欢喜地打造着属于自己的“花花世界”。

可是，理想与现实之间隔着一段距离。

花店开张后，姐妹俩一口气就进了4000多元的鲜花，直到这些鲜花一一枯萎、凋谢，账本收入栏里的数字才勉强过了4位。“当时心里特别沮丧，但我们也明白万事开头难的道理，相信只要总结好经验教训，我们一定会成功！”就这样，两人一边相互打气，一边研究市场，适时调整花店经营。

姐妹花分工合作，姜豆豆负责线上宣传、沟通顾客，刘亚晨负责采购、花艺……经历了半年低谷期，两

刘亚晨从小喜欢花花草草，长大后，更是把这份喜爱延伸到了花艺上。上网看视频，买书查资料，她没事就研究花艺。尤其逢年过节，更少不了到花市买些鲜花回来，自己搭配，制成花束。她梦想着，有朝一日能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花店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刘亚晨参加工作快了一年了。“总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并不是说它不好，只是我有自己的想法。”她决定辞职创业，并在第一时间，把想法告诉了有着相同喜好的姜豆豆，两人不谋而合。

首先要过的就是父母关。

刘亚晨向父母提出了辞职创业的想法，可话只说了一半，就遭到他们强烈反对。

“父母更希望我生活安稳，在他们眼中，花店收益并不稳定。”刘亚晨遇到的难题，姜豆豆也同样遇到了。

但两人打定了主意，就没想过放



“90后”姐妹花的“花花世界”

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高 菁 李冠达

很多女孩都有一个花店梦——每天在花丛中插一束花，闲暇时看一本书、喝一杯茶……“90后”女孩刘亚晨、姜豆豆也不例外。

一年前，她们不顾家人反对，辞掉事业单位的工作，在黄骅市黄骅镇大街南村附近，经营起一家花店，靠着自己的努力，一步步将梦想变成了现实。

选搭、修剪、包裹……刘亚晨和姜豆豆正忙着为客户制作花束，几番熟练操作后，一把漂亮的花束呈现在眼前。

可就在一年前，刘亚晨和姜豆豆对这些工序还知之甚少。那时，她们同在一家单位工作，被许多人羡慕着。

